

Kitty die Kätzchen

我们二十年代的世界是一场「神秘-化」 (misti-fica-zione) 。

二十年代的人被夺去了灵魂，被夺去了朝向真理探求的神秘冲动；在此语境下，艺术家的角色也显得全然无用、幼稚、天真 (naïf) 。

倘若唯一可能的提升只能在外、并自外部发生，倘若真理只作为神秘化、表象与替代物之总和而存在，那么便不需要任何内在的探求。

人类与性的关系，随着在各个领域正在发生的普遍社会与文化变迁而变化——即由生活迅速转为生活之虚构。

我们从活着的存在，转变为只是显得如此、却不必真正如此的状态：我们化妆、动手术、把自己表演出来、把自己作为一个活着之存在的图像加以分享，甚至设想在我们死时、或更早，把我们的存在转移到一台与我们容貌相同的机器之中。

在这幅图景中，色情取代了性，其目的是制造性行为的完美替代品，通过消除「他者」这一中介——以显示器、头显、情趣玩具、玩偶、机器人、各种科技装置取而代之——从而消除性行为本身。

与另一个人的接触被体验为潜在的危险、具有传染性；我们对原初冲动的满足，必须在没有风险、没有后果、没有罪疚感的情况下进行，即与一台没有意识、无法选择、无法受苦、也无法伤害我们的机器互动。

我们与一个木偶、一个自动装置、一个我们随意打造的恋物之物做爱，选择其颜色与尺寸，汲取自色情影片的情色幻想——一台我们自以为赋予了比我们更优越之人工智能的机器。

我们不断发明一种游戏，在其中假装身边有一个爱我们的人；我们替代了性与爱，明知它们对于繁衍已不再必要。

性行为的快感越来越从骨盆移向头脑；我们在自身欲力的剧场里，潜在地能够上演任何幻想，能够与整个世界做爱——与图像、物件、花朵、玩偶。

情趣玩具尽管广为流行，却仍是隐匿之物，或许是这一领域仅存的最后禁忌之一；它们以或多或少刻意让人联想到儿童玩具的材质、形状与色彩制成，仿佛出自Hello Kitty的国度，是成年人用来试图仍旧感受到某种东西的玩具。

色情对所有人开放，并已成为年轻世代关于性的唯一信息领域；未成年人成为色情、情趣玩具与整形手术的新市场。

人类这一物种不再被描绘为以「有男人与女人」为特征，而是被描绘为一些个体：其性别身份，以及其身体本身，乃是可变性别之种种可能的光谱——人们可随意接近之，借由种种实践、荷尔蒙疗法与外科手术，使我们显现为我们「自觉所是」的样子。

重要的不是我们是什么，而是我们希望别人如何看我们、如何想象我们。

在皮克斯 (Pixar) 的电影《玩具总动员》中，玩具在安迪 (其主人) 不在时活了过来，彼此结下友谊、爱与恨的关系；在今日一个性别流动的前青春期少年的房间里，玩具与情趣玩具混杂在一起，玩偶行走于振动棒、按摩器、阳具环、人造阴道与假阳具的森林中，宛如置身未知星球的宇航员，寻找那条通往其主人性别身份的失落之路。

我便把这一系列的主角安置于这片景观之中，如同玩具之间的玩具，正欲彼此取悦。

Hello Kitty于1974年由设计师清水侑子（Yuko Shimizu）在东京创造；其周边商品，无论授权与否，每年营收达十亿美元，从文具到飞机，从玩具到服装、避孕套、伏特加、内衣，乃至振动棒。

对于一个不谙德语的意大利人而言，「Kitty die Kätzchen」（Kitty小猫）听来会讽刺地像「Kitty il cazzo」（Kitty那话儿），或用罗马方言说「Chittesencula」。

[色情如此教育着我们的孩子](#)

[Hello Kitty五十周年：它如何缔造出一个八千万美元的帝国](#)

Luca Motolese

motolese.com — 原文为意大利文